

吕斯百先生的艺术

吕斯百先生的油画展，非寻常画展。据我所知，吕先生除了在十年前回国时，在南京与吴作人先生同时举行过一次画展（每人油画 50 幅）外，没有开办过个人展览会。这次展览，对于吕先生个人是十年来工作的“清算”，从十年来（还有十年前的作品）的创作选择一部分精品献给陪都人士。

我觉得吕先生的作品最难得的一点是有统一的风格。而他风格中最特别的地方是美的鉴别力之纯正和一种乐观的、温暖的、宁静的、中节的、诗的情趣。二者皆非力学而能的。

风格是艺术家人格的全部表现。在绘画上简单说就是在形、色、光、空间（构图上最重要之一点是空间的经营位置）的选择和处理上，在情感的表现上，题材选择上有一种个人的独特表现。虽然在学习过程中多少不免受前人或师友的感化——尤其是技术上的影响但是一个有风格的青年画家决不会长期地被人牵着鼻子走。他直觉地、很快地会绕回他自己的路上来，继续发展下去，从学习以至大成，始终坚持着一种不可分的统一调和。这一种画家可以说是最幸运的。例如法国浪漫主义巨人德拉克瓦便是。

吕先生是和德拉克瓦一样最幸运中的一个。从他十年前的作品第 1 号《读》，14 号《褚衣人》，66 号《女》三幅画虽则技术上还“欠火候”，但已经很鲜明地表现出他的风格来，对于自然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决不生吞活剥。技巧用来作为情感的奴仆而不是卖弄技巧。暖灰色调、温和的，令人深思的，宁静的情绪特点好像交响乐中的主题（Leilmotir（法文））反复地扬隐，显现于他的全部作品，技术上进步，或感觉上的开朗，虽则随着年代增长，但是这些特点不但继续存在，反而更加强化丰腴了。

第 3 号《巴黎纪念》、6 号《西贡留念》与前三年相差不到三年，已经是成熟的作品，而《西贡留念》（这幅是吕先生回国时，船泊西贡码头，在烈日下速写的），已显出大家风度，无论色彩、构图、运笔、情趣都属上乘。西斯来（Sisley），法国印象派大家，不过如此！

回国后吕先生勤于作画，艺术大进。可惜许多好画都在南京沦陷了，带出来的不过一小部分。《过去时代》曾出品过第二届全国美展，当时我曾为文称道之，九年后再看到它，仍不减当年。因而感到只有艺术是不朽的，其他一切只是死亡，腐烂！《过去年代》并非作者对于过去有什么伤感式的留念，（其实画上除了一件旧旗袍，靠垫上的团龙外，都是常用物，至于那位女士更难讲是旧的了）无非用这些器物的色彩来衬托一个娴静怡悦的女子而已，画题往往是画成后再作的，不要为题所骗才好。《长江船》与前面几幅不同，比较雄壮热烈。与卅五号《油菜与菜花》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是全场作品中的例外，可见吕先生有时也可以画出雄壮的作品来。但对象的处理、运笔方法还是轻松潇洒，色彩强调而不俗。

中大迁川后，在重庆困难之下，吕先生画作甚勤。因为常居乡山，画风景较多也最好。16 号《孟春》、27 号《春之江畔》、56 号《初夏》、34 号《水田》、42 号《晴朗》都是佳作。蜀中山水不易写，写得不沉闷更不易，非有强度的敏感和一点温暖的心情不可。《春之江畔》写得多天真自然，简直是快乐的象征，感观上的舒适还在其次。《孟春》是一首最美的抒情诗。《晴

吕斯百先生的艺术

朗》是一曲短歌，令人百听不厌。在抗战最艰苦阶段，感到疲乏的神经得此定能重振精神，增加勇气，由乐生爱，爱而后拥，不要以为他是风景画而轻视它！风景之外，花卉静物尤脍炙人口。20号《绣球花》差不多一点“技巧”都不见，但是花朵画得多生动自然，花瓶桌子与背景的关系处理得如此意外、舒适、空灵，但运笔轻松而潇洒，绝不修饰。

人物画我最喜欢25号《缝》，一幅不到八寸见方的小画，作者深得荷兰大师魏尔米（Vermeer）及法国大画家魏亚（Vuillard）之精神，写安静、温暖、勤劳的家庭！是一切勇敢、美满、幸福、康健的泉源！

（载于1944年4月15日《中央日报》中央副刊第24期）